

石阡“说春”非遗文化的传承现状与活化机制研究

谢昊然

贵州铜仁数据职业学院，贵州铜仁，中国

【摘要】石阡“说春”是贵州最具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在全国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受社会转型和文化生境变迁等因素的影响，石阡“说春”目前面临着传承式微、环境不适等诸多困境。但旅游业的发展和文旅融合业态的兴起实施，为将石阡“说春”与地方旅游业融合和实现“说春”非遗的文化价值与社会价值提供了重要的平台，也为“说春”文化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建立完善的活化机制，是实现新环境中“说春”非遗文化传承、保护和文化再生产的重要保障。

【关键词】说春；非遗；传承现状；活化机制

1. 引言

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化，就是从当代社会的现实条件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将非遗文化转化为生产力，进而“再生产”出具有实用的、具有时代性特征且符合广大民众审美趣味的、可感知、可体验、可欣赏的旅游创收文化事项，以满足并服务于社会需求的过程。非遗文化的活化以多角度挖掘和提炼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价值在旅游活动或旅游产品中的利用为前提，对其进行创新、变通和发展。正如方李莉教授所言：“遗产不是从现在倒退到过去，而是为现在所激发、所活化成一种新的文化再生产，甚至是商品经济再生产的后工业化的社会形态，是后现代性本身使过去（遗产）以看上去十分真实的形式得到再现（是全方位的、互动的活态历史形式的模拟）。”[1]非遗文化的活化利用是实现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保护的重要途径，也是涉及非遗保护理念、文化自觉意识、文化生境保护与非遗文化形象重塑、多元协调和对外宣传等多个层面的系统工程，对于重振地方文化和地方经济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2. 石阡“说春”概述

说春，是一种广泛流传于我国大江南北和我国周边的越南、朝鲜、韩国和日本等国的、历史悠久的岁时传统风俗。历史上，说春民俗活动对我国、东亚及部分东南亚国家的人民的农业生产发挥过不可替代的指导作用，是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之一。调查发现，各地说春的主题和目的虽然大致相似，但受地域、民族、社会、经济、历史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说春的时间、形式和唱词等也各不相同。一般而言，说春的时间主要集中在头年的冬至至来年的清明前后。届时，说春艺人（春信）三五成群，身着传统“官袍”，头戴乌纱帽，脚踏传统官靴，手执木雕“春牛”，腰里怀揣着自己刻印的“春牛图”，走村串户，用传统的民间曲调挨家挨户说唱“迎吉纳祥”的颂词，劝农行耕并出售芒神和春牛图。而各户则酬以米物以求吉祥。[2]由于春信“说春”主要采用民间曲艺形式演唱春词，并辅以间断性说白，因此说春也被誉为一种综合性极强的民间曲艺形式。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历史上“说春”作为一种特色鲜明的民俗在贵州的贵阳、遵义、安顺、兴义和铜仁等地都流传，而且其中的绝大部分地区至今仍保留着该习俗。因此，从全国范围来看，贵州省也是“说春”文化比较发达的省区之一。

石阡“说春”因其流传地为石阡县而得名。石阡位于黔北地区，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县。根据民间口承资料，石阡“说春”最早可以追溯到唐初，不仅历史十分悠久，而且涉及的民族众多，影响的地域范围也非常广阔。因此，石阡说春不仅是“夜郎故地各个民族文化、各种文明交流融合的深刻历史记忆”，[3]也是各族民众交往交流交融的有力见证，在贵州各地的说春习俗中颇具代表性。

经调查，石阡说春民俗活动主要集中分布在花桥、汤山、石固、国荣、坪山、孙家坪、龙洞、大屯、龙塘、甘溪等乡镇。根据当地文化部门提供的数字，截至目前，石阡县健在的“说春”艺人共有近百人，加上参加过各种培训的学员在内一共有数百人。而被

列入国、省、市、县四级保护体系中的说春传承人有52人。其中国家级1人（封武），省级1人（包正明），市级4人（封复元、张金回、彭恩国、徐杰），县级46人。此外，在县文化局、教育局等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还曾在花桥中学等学校开设了第二课堂，聘请非遗传承人封万明（已故）、封复元、封武、包玉明等人为指导教师，指导学生学习“说春”。目前参与“说春”培训的学生累计已达到一百多人。同时，为了提升传承人的说唱水平，积极鼓励广大民众的热情，石阡县文化局每年还要举办“说春大赛”，对脱颖而出的“春信”进行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奖励，并于每年春节在石阡楼上古镇开展“鞭春牛”和“说春”的民俗展演活动。在媒体的支持下，目前，石阡说春非遗文化的知名度得到极大地提升，参演人数也呈逐年递增的趋势。

2016年11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传统的“二十四节气”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而“石阡说春”则作为十个非遗传承保护社区之一，被列入扩展名录。

3. “说春”非遗活化利用的现实困境

铜仁市石阡县的“说春”广泛分布于全县十余个乡镇，其中尤以花桥镇坡背村封氏家族的“说春”最为出名、春信最多且传承的历史最为悠久。封氏“说春”被誉为“正春”。现有春信数十人，经调查，历史上坡背村封氏春信在当地和周边的镇远、三穗和施秉等县各族民众中都有一定的影响。

“说春”与“二十四节气”一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华民族勤劳智慧的结晶。在中国数千年的岁月长河中，“说春”的展演发挥着多重的社会文化功能，尤其对促进各民族、各地区之间文化交流、增进社会和谐与指导农业生产有着十分突出的现实意义，封氏说春也不例外。说春开始前，“春信”要根据黄历推算当年的年成，雕刻春牛，并用红纸刻印出当年的“春贴”。出门的具体日期一般要选择“黄道吉日”。说春过程分为若干环节：进门、贺喜、开财门、带五瘟等。同时，“春信”会结合主家情况灵活选择相应的春词和调整春词中的某些关键词进行演唱，以满足主家求吉求利的心理。封氏春信常用春词有十二首，分别是《牛根生》《四大部洲》《二十四气节》《渔樵耕读》《进门看屋说》《春牛头上带五瘟》《孝服人家》《贺新郎》《贺道士》《贺铁匠》

《贺木匠》《贺老太婆》等等。其内容涵盖社会、历史、地理、宗教、民俗等各个方面。当前，社会处于转型之中，与其他优秀传统文化事项一样，石阡“说春”非遗传承也正面临过几方面的困境。

3.1 文化生境遭到破坏，“说春”的社会功能弱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生产力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农村社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人民群众的生计方式也发生了深刻变革，一改过去“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随着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日益丰富，电视、手机和网络的普及和教育事业更是蒸蒸日上，人们战胜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和信心也前所未有地提高。这些变化所造成的冲击表现为：一方面“说春”赖以生存的文化生境受到破坏，“说春”的社会文化功能也因此被弱化；另一方面人们对“说春”的热情大不如从前，给春信的回报也少得可怜。因此，许多乡镇的“春信”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经停止了“说春”。

3.2 说春的形式与内容过于单调、陈旧，传统式微

调查发现，目前在许多人（包括大部分当地人）看来，“说春”属于陈旧、过时的东西，不仅费时费力，而且春词及其演唱形式也缺少吸引力，对参与传承和保护“说春”文化并不热心。另一方面，“春信”也因“说春”费工费时，收益惨淡且群众反映冷淡而觉得无趣。因此，许多即使已经掌握了“说春”技能的“春信”也忙着外出打工挣钱，有兴趣学习“说春”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即便是“说春”传承人常常也因为忙着挣钱而无暇去“说春”。虽然在政府部门的督促下，每年春节期间一些春信也外出“说春”，但也只是在活动开始后象征性地找几户人家“表演”一下即收工，中间过程与主家的互动极少，彼此之间通常只是碍于情面而相互敷衍，毫无传统“说春”过程中所具有的那种和谐的氛围。这与传统的普遍尊重春信的风习，以及春信“丢寨不丢家”的职业道德大相径庭。

3.3 传承机制不健全，保护措施乏力

截至目前，尽管铜仁市和石阡县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保护和传承“说春”非遗文化的措施。并先后认定了六十余名国家、省、市、县各级传承人，也为他们提供了一定的补助资金，但从整体上来看，当前的传承机制还

不够健全,保护措施乏力的情况还依然存在。具体表现为传承人对自己的传承人身份认同度较低、投入的资金严重不足、对传承人的培养和成长缺少有效的激励机制、学员的学习和传承的热情不够、传承人之间存在恶性竞争、非遗专业人才之间缺少应有的沟通交流等。机制上的不完善导致传承人的工作积极性不高,无法从根本上将传承人从繁杂的生活琐事中解放出来进行专业的保护和创新。

3.4 传承人整体文化素质不高,难以适应活化利用的需要

“承载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技术或知识的优秀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延续的决定性的因素”[4]。因此,传承人保护制度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的核心内容之一。石阡“说春”虽然具有突出的在地性和完整性特征,但受社会转型和现代娱乐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与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相比,当地各族民众在传承和保护“说春”非遗文化上的积极性并不高。同时,在已知的传承人中,目前具有高中文化水平的仅有一人,其余均为初中文化或小学文化,因此,传承人的文化素质普遍较低。这种状况对于挖掘、创新说春艺术以满足旅游开发的“活化”需要是不利的。在后续的传承发展中,传承人是突出的问题。

4.石阡“说春”非遗文旅融合的活化机制

文化遗产的活化保护是社会转型的基本需要,也是大时代背景下对优秀文化进行积极保护和守正创新的基本要求和重要路径。目前“说春”非遗文化在传承与保护过程中面临着诸多的问题,以文塑旅,以旅彰文,通过文旅融合的方式对其进行活化利用可为其提供传承与保护的动机和路径。

4.1 牢固树立“整体性”保护意识,营造“说春”非遗“会话”环境

作为地方性知识的“非遗”总是与当地民众的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内化为一种集体意识和行为模式。因而,地方性知识并非孤立地存在并游离于社会生活实践之中,而是深度嵌入当地民众的社会生活中,并与之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通过调查分析不难发现:“说春”非遗作为中国传统农业文化知识中最核心的组成部分,它是中华民族先民们在漫长的岁月长河中经过长期积累和总结而形成的智慧结晶,更是人与天地自然的对话,其中饱含着人们亲近

自然,顺天应时的文化精神。而“说春”过程中对各种复杂而又具体的社会关系和利益群体的表征与整合,又集中体现了中华文化固有的“以人为本”“与人为善”的人文情怀。而这些传统文化的精髓又都以特定的文化生态环境为依托。“‘地方性’丝毫不意味着在空间上的封闭。地方性情境是可以改变、扩展的,当然不是扩展为“普遍”,而是转换到另一个新的地方性情境中去。”而“所谓‘知识’,是随着我们的创造性参与而正在形成中的东西,而不再是什么既成的,在任何时间、场合都能拥有并有效的东西。”[5]因此,“非遗”保护除了保护文化遗产的内容和形式,培养一定数量的传承人以外,面对新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保护、传承“说春”非遗文化一方面必须与时俱进,在继承传统“说春”文化精髓、遵循地方文化知识的文化逻辑的前提下,对其进行必要的发展和改造;另一方面要牢固树立“地方文化生态”意识,深挖和利用地方性知识,建构新时代背景下“说春”非遗文化传承与活化的“会话环境”,为从整体性的高度对“说春”进行有效保护奠定基础。

有鉴于此,我们必须本着“以人为本的思想”,从多个层面积极营造“说春”非遗文化的会话环境:一是要在深挖“说春”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让当地民众对“说春”的原生性特征有深刻认知、了解“说春”与传统农业生产中的重要地位的基础之上,努力探索创造和创新“说春”之路,把活态的“说春”非遗文化嵌入民众的现代生活中,服务当地民众,努力提升当地民众对“说春”非遗文化传承与保护的参与感、获得感、认同感,从而更好地满足新时代背景下广大群众对更高层次的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二是要积极打造“说春”非遗文化陈列室”,征集各种有关“说春”的民俗文物,并借助现代数字化技术,对“说春”非遗文化的起源、发展的历史及展演过程等作全面的、活态的展示,生动、形象地讲述“说春”非遗文化的“动态历史”和各种相关故事,同时开展相关“说春”文化的现场展演,积极为当地群众和外来游客提供休闲娱乐的文化场所;三是要将广大民众吸收到“说春”非遗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工作中来,成为“说春”非遗文化的承载者和保护“说春”非遗文化的传播者和受益者。

4.2 提升文化自信,重塑“说春”的文化形象

为更好地传承并保护好“说春”这一世界非遗项目,进一步激发广大民众的认同感并

引起共鸣,除了认真研究和继承外,还必须针对性地进行创新。通过创新,赋予“说春”新的生命,让这一民族文化瑰宝能够与时俱进。具体来说,一方面既要在传承方式上进行大胆的改革、创新,同时也要在艺术形式上进行改革创新,提升“说春”的艺术品位,赋予“说春”新的形式和时代新内涵,拉近“说春”与广大民众的距离,让说春非遗文化回归广大民众的视野。自2013年以来,石阡县民宗局和文化局,依托花桥镇中学,聘请封万明、包正明等“说春”艺人进校园开设第二课堂,在学生中传播“说春”文化,收到良好的效果。据封万明先生介绍,截至2019年12月,共计有150多名学生参加过“说春”第二课堂的学习,其中大部分学生都掌握了“说春”技能。2017年6月21日,在石阡县民宗局和文化局的大力支持下,石阡县甘溪乡坪望民族文化村还举办了石阡县首届“石阡说春”大赛,邀请了来自全县各乡镇(街道)的30名民间传承人“春信”参赛。极大地调动了广大“春信”的热情。此后,石阡县又多次派出部分春官到北京、天津、上海等地进行“说春”表演,传播石阡的“说春”文化。

“说春”具有丰富的社会文化功能和多重教育意义,尽管其中有些功能和教育意义虽已时过境迁,但春词中所蕴含着的“敬畏自然”“顺应农时”“尚学”“劝人行善”等思想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另则,“说春”的旋律虽有淳朴和古野的艺术风格,但略显单调。可以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进行适当创新,提升“说春”的欣赏娱乐价值,增强“说春”的音乐美感、趣味性和吸引力,借以满足不同听众的多样化需求。

此外,也可以结合实际创作一些具有时代特征的春词。调查发现,事实上大多数春信在“说春”过程中都能“见子打子”“举一反三”,具有较强即兴创作的能力。因此,只要能转变思想,提升认识水平,不难做到对“说春”内容的创新。这种即兴创作的创新能力,不仅在石阡县近年来每年一度举行的“说春”大赛中有所展现,更在当地应对某些突发事件时得以显露。比如:在“新冠”病毒肆虐期间,笔者在微信平台上看到某“春信”就曾身着“信服”,以如何做好疫情防控、个人防护常识或政府的“新冠”防疫政策、措施等为题材创作并演唱了大量的“春词”,并借助微信朋友圈、抖音等平台进行传播,深受当地民众的欢迎。受此事件的启发,今后要挖掘、

提炼“说春”非遗中的优秀文化传统与新时代文化精神的契合点,并进行创造性转化,赋予“说春”文化与与时俱进的时代品格和更丰富的社会文化功能。

4.3 增强文化自觉意识,深挖说春的文化内涵和旅游开发价值

文化自觉是在文化交流与碰撞中逐渐确立起来的文化心态和文化价值观,也是非遗文化最基本的价值功能之一。所谓文化自觉,借用费孝通先生的话来说就是需要“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6]。因此,文化自觉是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基本的要求和保障,没有文化的自觉,传承与保护优秀传统文化就会陷入盲动。

“说春”是中华优秀农耕文化的精髓——“二十四节气”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勤劳智慧的结晶,具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多重性的社会文化功能。作为农耕时代指导广大民众生产劳动、传播社会文化知识的传统民俗文化活动,说春体现了中华民族崇尚自然、追求天人合一的文化思想,不仅具有实用的价值,更有形而上的意义,在广大民众中具有深远的影响力。同时,说春又是一门带有浓郁的地方性和民族性特征的民间说唱艺术。但是,与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面对社会转型的新环境,说春同样表现出对新环境的不适应。同样面临着文化的流失、传统的式微等诸多困境。然而,历史是通过人们不断地解释而存在的。面对旅游业迅猛发展的新态势,我们一方面应该本着文化自觉的理念,对“说春”文化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和广泛的宣传,让广大游客不仅能全面了解“说春”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原生性特征,而且还能深刻认识“说春”在传统农业生产中重要的科学价值、指导意义。进而激发、培养广大游客的民族自豪感、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感;另一方面,要在批判地继承“说春”优秀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旅游市场的基本特点,进行适时的改造、变通,以增强“说春”的娱乐性和可欣赏性,让群众能获得身心愉悦和审美享受。借以调动全社会广泛参与“说春”非遗文化保护的积极性,实现“说春”非遗文化的活化利用与活化传承。

4.4 文旅融合,走多元协调的活态传承与发展之路

文化部与旅游部于2023年2月22日发布的《关于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通知》中明确指出：要在有效传承和保护的基础上，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行业广范围、深层次、高水平地实现充分的融合，助力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与文化振兴。“说春”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我国政府公布的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之一，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农历二十四节气”的扩展名录，而“石阡说春”则被列为说春非遗文化的代表性项目，在全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但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石阡“说春”非遗文化流失的情况及传承与保护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都是有目共睹的。当前，旅游业已成为重要的经济支柱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过程中必然面临的重要环境，为了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有效实现“说春”的活化传承，必须因势利导，加强文化和旅游的融合，积极、主动适应外部环境的这一变化。为此，一方面我们应该在保留石阡“说春”民族区域特色传统的基础上，以培养具有传承能力和文化创新能力的高素质非遗传承人为抓手，积极依托当地日益兴起的旅游市场，按不同的功能定位，建立一批“说春”文化特色村落或街区，打造一批“说春”文化传承创新基地和传承、展演空间，不断学习和吸收与现代化联系紧密的新元素，守正创新，努力实现传统与现代社会的有机融合；另一方面，要围绕说春非遗文化的基本特征，立足于大众文化消费，将“说春”文化融入现代文旅休闲生活中和重振地方文化与地方经济开发的发展规划中，以文塑旅，以旅彰文，通过对“说春”文化的再生产，形成以“说春”文化为核心的旅游新业态。具体而言，就是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策划并开展一些有关“说春”的民俗表演和研学活动，实现与区域内非遗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和石阡当地温泉资源开发、自然观光、传统节日等旅游项目的发展进行“同频共振”，使“说春”能以可观摩、可欣赏、可体验的形式回归或重新走进现代人的生活 and 民众视野，推动“说春”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走多元协调的活态传承与发展之路。唯有同时从以上两方面入手，重塑石阡说春文化品牌并发扬光大，才能扭转“说春”非遗文化日渐式微的颓势。努力实现“说春”文化的社会效应与经济效应并举。

4.5 以科技赋能“说春”非遗的交流和宣传，

提高民众的文化认同

“说春”是一项历史悠久、影响深远、分布广阔的农业文化遗产，它与“二十四节气”都是中国农耕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华民族为世界文明发展作出的杰出贡献之一，在人类文明史上闪耀着耀眼的光芒。其中蕴含着某些文化内涵还深刻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心理素质。当前，人类已经迈入数字化、智能化时代，大数据、云计算、5G、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不断完善和革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和利用提供了强大的科技支撑。其中，近年来政府大力推动的“非遗数字化”工程不仅是传承、保护非遗文化的有效手段和机制，也是引领非遗文化创新、繁荣、实现非遗文化活化利用和传播的重要载体和突破方向。为此，我们要积极利用数字化手段和数字化媒体，对说春文化进行数字化处理、保护、展陈和传播，建立多层次的“说春”科普体系和长效机制，积极推进说春非遗价值的创新转化。同时，在现代科技的加持下，还可依托石阡县一年一度的“说春”比赛和各种丰富的旅游资源，深化说春文化与旅游业的融合，将贵州，乃至全国的“说春”文化进行适当整合，加强区域文化交流。这样不仅可以让全国各地的民众和世界各地的人民认识中国的“说春”和“二十四节气”等优秀传统文化，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特的文化理念，增进全世界人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热爱，进而深化世界人民对中华民族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所作出的无可比拟的伟大贡献的认知，提升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提升民族的文化自信力。同时还可以借以提高消费者对“说春”文化的文化认同，扩大社会基础，吸引全社会广泛参与说春文化的保护。

4.6 打造符合“说春”活化利用要求的非遗传承人队伍

正如黄永林教授所指出的那样：“缺乏了创新的非遗，降低了与时代的关联度，在“还俗于民”这一创新性传承中留下了“遗产”却没有了“生活”，留下了“过去”却没有了“未来”。”[7]没有创新的非遗保护，犹如仓库中存放的没有生命气息的植物标本。因此，对非遗的创新与活化利用是实现非遗有效传承和保护的有效途径和必然要求。而要实现“说春”非遗的创新，提升“说春”审美性和趣味性，推动“说春”在旅游场域中的活化利用，就需要一支文旅融合意识和创新能力强的、

既懂非遗文化，又懂文化创意与旅游开发的复合型人才队伍。鉴于当前说春传承人的基本状况，仅仅依托民间传统的父子相传、师徒相传等传承方式是无法满足非遗文化活化利用需求的。新时代的“说春”艺人不仅要熟悉传统文化、具备较高的业务水平和深厚的文化修养，更需拥有宽广的胸襟、神圣的文化使命感与责任感，同时还须具备非凡的创新能力。唯有如此，方能对承载的“说春”文化实现创新与发展，推动其与时俱进。为此，在大力发动社会各界广泛参与非遗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工作的同时，还需要建立完整的学校“非遗”文化教育体系，并重点依托高校和相关科研机构，积极打造一支既有良好的理论修养又有实践经验、创新意识强的高层次“说春”非遗文化传承人队伍。

5. 结束语

“说春”作为重要的、流传范围广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农耕文明绵延传承的有力见证，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发挥着传播优秀农业文化知识、增进友谊、联结情感、维护民族团结等重要作用，在数千年的岁月长河中长盛不衰。“说春”非遗文化的活化利用，对于延续历史的文脉、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建设文化强国，进一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具有重要意义。当前，社会转型正在带动着社会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文旅融合是新时代最基本、最重要的业态和方向。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活化与融入为旅游行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命力，旅游业的蓬勃兴起则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重要载体、广泛的社会基础和现实的驱动力，二者相辅相成。针对当前说春传承与保护工作中所面临的困境，必须建立有效机制，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地从牢固树立科学的保护理念、提升文化自觉意识、重塑文化生境和文化形象、文旅融合与多元发展和扩大对外宣传等角度入手，进行整体布局，合理规划，方能对“说春”非遗文化进行科学、合理的传承、保护和活化利用，并为发展地方社会经济、振兴地方文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 [1] 方李莉.论“遗产资源”活化的价值与意义[J].中国文化遗产, 2024(01): 99—102.
- [2] 叶大兵, 乌丙安.中国风俗辞典[M].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0.
- [3] 中国农业博物馆组编: 石阡说春[M],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9.
- [4] 王文章汇真集[M].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7.
- [5] 盛晓明.地方性知识的构造[J].哲学研究 2000(12): 36—44.
- [6] 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M], 群言出版社, 2007: 190.
- [7] 黄永林, 李媛媛.新世纪以来中国非遗保护政策发展逻辑及未来取向[J].民俗研究, 2023(01): 5-18.